

# 记忆中的大雪

李斌

明天大雪,大雪节气后的冬天,晋南的临汾襄汾河东更冷了。在古诗词中,“大雪”常常被赋予深刻的情感和哲理。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描绘了一幅雪后寂静而辽阔的画面;而宋代诗人陆游则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之绝句,展现了生命的坚韧与不屈。对于保健养生而言,在晋南临汾,“大雪”时节宜食温补食物,主要是羊肉、牛肉等肉类,在冬天可以增强人体抵抗力,提高免疫力;同时多吃蔬菜和水果以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此外,“大雪”也是进补的好时机,适当食用枸杞、红枣等食材有助于调养身体。

而在我的过往记忆里,临汾襄汾河东一带在“大雪”节气后,冬天一片苍茫,万物都藏起来了。果实藏在冷房里,粮食藏在粮仓里,动物藏在洞穴里,大雁飞回了南方。这一带的农民常常在拾柴烧炕了,我小的时候有时也跟着到地里拾柴,在地里有时对着落日发呆。天边的火烧云,像新娘羞红的脸。夕阳像枝头的柿子一样挂在山顶,然后一点一点地藏进山里。炊烟被树扶了一下,又摇摇晃晃钻到云里去了。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偶尔有那么几天,没有风,太阳像圆盘一样挂在空中。人们喜欢三三两两蹲在各自胡同口南墙根,晒着暖阳,唠着闲话,张家又添了一个大胖小子,李家媳妇出去打工再没回来……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猫在屋子里,女人们坐在炕上纳鞋底,男人们坐在炉前,把火棍插进火塘里烧红,点着旱烟吧嗒吧嗒抽了起来。

藏是冬天最好的状态,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储藏,是一种原汁

原味的储藏,让蔬菜尽量新鲜,保持其原有特色。临汾襄汾河东一带的冬天,人们最爱收藏的是青萝卜、胡萝卜和大白菜。在院子里挖一个地窖,整整齐齐码一层萝卜,铺一层沙土。再摆放一层白菜,上面再铺一层沙土。地表搭上木板,让下面有足够的空气,木板上再铺一层厚厚的玉米秆。这是小藏,大藏发生在一场大雪过后。

天地间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纯洁得像个初生的婴儿,一切都藏在白色之下。沟沟壑壑是大地的皱纹,一场雪就将它们抹平了。雪是大自然最高明的化妆师。在雪的指挥下,藏起了褐色的枝干,枝丫上开满了白色的梨花。村庄的房屋,整齐划一地戴上了白帽子。在东边——远处的塔儿山,青一道,白一道,像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大雪节气后都要冬藏红薯,把红薯一筐一筐地藏到自己家里的红薯窖里。过去,农家的粮食不够吃,就想到了用其他食物替代,最充足的当属红薯。红薯富含淀粉、蛋白质等成分,是做面粉的好原料。大地多情,能让一种物质又当瓜,又当粮,这是大地温暖的关怀!

时隔多年,想起那些有关菜窖的往事依然感觉美好有趣。如今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许多事物都在不断地改变,但那份冬藏的记忆,却如同一把古老的钥匙,打开了我内心深处的那一扇门。每当提及,心中便会涌上一股暖流。它不仅仅是一种农耕文化、一种生活智慧,更是一种深深的情感纽带。它让我怀念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个温暖的家以及勤劳质朴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那些简单纯粹的家乡美食。

作者单位 临汾公司



程林超 摄

## 冬日小笺

邓巧棠

冬,似一位遗世独立的墨客,携着簌簌的雪、凛冽的风,悄然勾勒世间别样景致。

破晓时分,晨曦艰难地穿透寒雾,给大地蒙上层冷冽清光。湖面凝冰,宛如平镜,封存了秋的残荷碎影;枝头残叶在霜风里瑟瑟,抖落往昔繁华,“沙沙”低吟是它们与冬的喟叹私语。

街头巷尾,烤红薯的炉子是跳动的暖火。摊主戴着手套翻烤,焦香破皮而出,

引得行人驻足,双手捧上一块,滚烫软糯,暖了胃、热了心;公园里老人晨练不辍,太极招式行云流水,似以柔劲抵御冬寒,彰显生命倔强。

雪夜堪称冬的华彩。雪花纷扬,如梨花瓣翩跹,给屋舍、道路覆上厚毯,世界银装素裹,万籁俱寂。此时围坐暖炉,沏壶热茶,茶香袅袅,静听雪落簌簌,仿若尘世喧嚣皆被雪藏,只剩安宁。

冬,藏着荒芜,亦蕴蓄新生;有彻骨寒意,更怀揣炽热希望。待熬过凛冬,春风拂过,又是一场姹紫嫣红的奔赴。它教会在冷峻岁月沉淀,于无声处积蓄力量,怀揣向暖之心,等春来。

作者单位 高阳煤矿



陈娟 摄

## 妈妈的味道

张丽丽

当我们吃过了无数次饭店的饭菜之后,回过头来想想,在舌尖的记忆最深处,总有一抹独特的滋味无人能及,无法代替,那便是妈妈的味道。它没有鲜亮的色彩,没有美观的摆盘,没有浓郁的香味儿,却以质朴与温暖,贯穿了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从儿时的懵懂直至如今的成人世界。

小时候,每天早上六点钟分,天还未亮,母亲就已经早早起床,系着围裙,在那个不足20平米的五口之家中像个陀螺一样忙前忙后,案板与刀的碰撞声,蒸汽与锅铲的声响,交织成一首动人的家庭交响乐。当热气腾腾的米汤香气和散发着小麦清香的大白馒头端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姐妹三个就争着抢着去吃,即使没有菜也吃得津津有味的。在我的记忆中,最香到让人流口水的就数那一小碗炒肉了。我们家五口人,

就父亲一个人下井工作,十分辛苦,妈妈总是给爸爸“吃偏食”,不管父亲是上头班还是夜班,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那碗小炒肉。那时候,父亲会用馒头就着小炒肉吃。我们就在跟前守着,等父亲吃完饭离开饭桌时,我们就一拥而上,拿着小馒头沾着肉汤吃。那味道,是满足,是幸福,是童年无忧无虑的象征。那种味道太美太香了,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吃到过可以超越那个肉汤的味道。

山西人最爱吃面,而妈妈最拿手的也是各种各样的面食。在我的印象中,妈妈会每天变着花样的做各类面食给我们吃。看似简单的白面,在妈妈的手中一会做成拉面、面条,一会做成掐疙瘩、剔尖儿等等各种形状的面食。为了让我们吃的不重样儿,妈妈会想方设法地今天做个汤面,明天做个浇面,后天来个炒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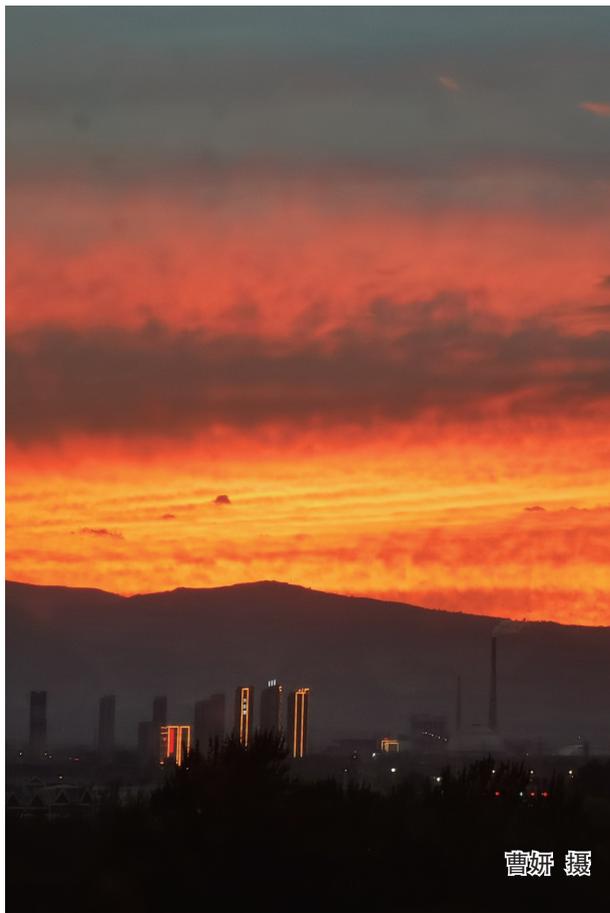
长大后,吃遍了大街小巷的

美食,可心中却始终萦绕着妈妈的的味道。当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时,每当精心为孩子买菜、准备食材、亲手制作美食时,总算真切体会到妈妈当初为我们制作一日三餐时的用心、辛苦和浓浓爱意。这世间最难忘的美食莫过于那独一无二、无可替代,倾注着母爱的的情感佐料。

如今,古稀之年的妈妈依旧每天在厨房忙碌着,还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给我们全家人准备一日三餐,尽管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痕迹,她的腿和背已有些弯曲,走路也不再利索精干,可她依旧雷打不动地坚持每天为我们做各种各样的饭菜。当我们津津有味吃着妈妈做的饭菜时,她总是默默地坐在一旁微笑着,眼神中满是宠溺。那一刻,我明白了,妈妈的的味道,不仅仅是食物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是爱的味道。它是漂泊游子心中的港湾,是无论走多远都想要回去的地方。

岁月流转,妈妈的的味道却永远不会褪色,它将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伴随我走过人生的每一段旅程,给予我无尽的力量与慰藉。

作者单位 水峪煤业



曹妍 摄



